

韓非子解詁全書

十三十四

418
841
7



13
84
7

韓子解詁卷之十三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大...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右上 三十四字

第坤曰先制其目而著其解謂之連珠則連珠已兆于韓非矣而瓊山謂其體始于揚雄非也方以智通雅亦云批本比物連類曲折盡變韓子之筆真如游龍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舍當作勢之易也道讀勢賞罰也言皆能合持勢之而道行之難道由也此言乘二柄之勢而御其臣庶則甚難也是與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三

獸逐走也

讀言與獸齊驅角其足也言做行之難也左傳注逐猶競也

未知除患患之可

除在子夏之說

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蒺萌故季孫讓仲

尼以遇勢

遇耦通並也與君均也讀非

而况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

狂齏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

故而當駕鹿薛公知之

故與二樂博

張榜曰樂當作學

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

也說在畜鳥

批本鳥作焉誤

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

山璠云當作招轂增互讀為招鵠魏策兵為招質案管子注招者的

也所以招射者也

射者衆

故人主共矣

下篇賞罰共則

賞罰下共則威分

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

而人主惑矣辭

言通

言漏也則臣難言人則奸臣謀諂忠臣故難言也而主不

易下恐脫子字

神矣

下得測其上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也患在國

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

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

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

同聽獨寢

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言聽申子而後獨寢也明主之

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

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

決蔡姬也

言與智者謀之而與愚者決之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

也

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達其情者也

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言雖貴寵者直目去令堂先誅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三

三

右經批本無右經及傳一四字

傳原注凡五事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

則旧刊有除之太公誅其字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旧刊無始景公問政

於師曠曰大師將奚以教寡人增太師晉之聞人故問山師

曠曰君必惠民而已据下文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

曠曰大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

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熯思

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

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

已以通

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及國發廩粟以賦衆貧賦

也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陳倉米也漢志大府無餘

財官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施惠於民也不

不一作已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志公子夏逃楚公子

尾走晉左傳公子尾公子高之子公孫董公子雅公子欒

猶可也

按括地志少海在青州千乘縣東北

還望同觀也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見上海登栢寢之臺增封禪書服虔云

晏子書而還封禪書注正義望其國曰美哉決之乎正義無

三堂之乎後世將孰有此正義作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正

無成字增按下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

七咸字宜削

行賜也
二之字
語詞猶
云者也

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左傳：晏子春秋：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增：左傳：齊舊四量，區四斗，五十六斗，釜四區，六斗。區為釜八斗，取二制。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言僅供冬夏之用耳。取二制焉，制：取二分。僅：取其衣服。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贏蚌，舊刊作蚌。一作蚌。吳語：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注：贏蚌蛤之屬。音注落戈切。亦作螺蚌，步項切。亦不加貴於海，舊刊無。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饑，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增：苞，殍也。古字通用。管子：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勝。注：戰士飢則力屈，故戰不勝。其往歸田成

氏乎，增：此言謳歌田氏之德乎。其止乎，猶畏公室也。而公室不恤歲荒，我為餓殍乎，則往歸田氏而求生耳。史作媮乎。采已歸乎田成子。正義無成字，下同。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舊刊有。之字。歌舞民德，歸之矣。言齊人皆以爲德歸之也。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逐賢而正義，無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其窮而恤孤寡，正義無而字。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正無上，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

正義給不
足作窮節
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曰刊時
作能

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橫李之足注過秦論樓李
名緩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
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也勢君位以用誅擅愛之臣而必
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神駒作民是是皆不乘君之車
不因舊刊誤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
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孫鑛曰善持勢者在
心矣焉能持子夏曰別刊春秋之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
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
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
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

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增此語見說

周策春秋臣殺君者以百數皆見譽者也管子春秋之記臣
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注春秋即周公之九例而諸侯
之國史也又文言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按舊刊兩弑字作殺

李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郈魯邑杜預云在東平無鹽縣東南

魯以五月苾衆為長溝當此之為也子路以其私秩粟謂

曰秩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後刊作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

子奚為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人請曰夫子疾由之為

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

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舊刊作食不可何也孔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三

五

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言吾姑謂汝也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餐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言役民也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肥季康子名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况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刺不禁微也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齋說山訓華士子荀

注作仕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荀子注有而字殺之以為首誅周公且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饗享通受也而殺賢者荀子注殺之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据上文之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

則不治不任則不忠

以上三十字荀子剷之

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

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

無可使之民也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

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

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

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

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

謂以為三字連用奇

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

不可左右矣

以上百三十六字荀子注引剷之

是以誅之

荀注一作也

曰太公望

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

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且在魯馳

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且曰狂裔天下賢者也夫子何

為誅之太公望曰狂裔也

也當立

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

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

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是

作是

以旋其軫也

晉語注云還軫

猶回車也揚慎曰太公望此事特設言以点游民耳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

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

增南都賦注引云馬如鹿者千金山璠云題品題也

然而

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

喻得親切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

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一乳生兩子曰陽胡

潘其兄弟名下文可証於王甚重倒語甚重於王而不為薛公薛公

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子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

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李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

兵而投謁者曰殺之吾聞李子不為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

側曰不然竊聞李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薛公殊未聞如

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

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注文廐人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

將官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

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斯旧刊私競勸而遂為

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况錯之人

主乎四句夫馴鳥一作馬斷其下領焉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

食焉得不馴乎制在夫明主畜臣亦然今臣不得不利君之

祿旧刊今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

服

傳凡七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民知君

則則其知見知音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言不呈其無欲見

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吾謂惟無為民

客謂

季之

不能測知者可以規之也規窺通言察民情惟在無為也讀規正之也一曰申子曰慎而

言也而女通汝人且知女言當慎其言况則人慎而行也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意臆

女有知也人且藏女讀藏藏同正與行字對汝若不也人且行女或曰行疑衍字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鞫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

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增字云倉有屋曰廩蓋弋者所隱處

在廩注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多集焉故於此弋也亦為倉廩誤矣山云射雉擊鳩柱翳又云飛鳴薄廩徐爰曰射者

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柱翳於草翳上加木枝衣之以草廩翳中盛飲食處今俗呼翳名曰倉也原注廩危懼也與廩同誤

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漢藝文志道家者流有鄭長者

一篇注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廩

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

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

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

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治也何以為此廩舊刊為今人

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不舊刊脫自

為廩乎聞之舊刊作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

其可以為此廩乎古今人表唐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待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

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歿罪矣先

以冀君之

更其過

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三

九

藝文志注
師古曰孺
子王妾之
有品號也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美左右引王之說之引聽之

所以字以字行先告客以為德德十四字句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也乃獻玉珥以知之一

曰薛公相齊道應訓注薛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齊也

皆貴於王貴言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

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

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楚策是說作是智欲先

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齊策注珥瑱而

美其一楚策作令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

所在楚策無坐字道應而勸王以為夫人楚策為

甘茂相秦惠王秦策為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謂屏

事也秦策言作立曰寡人將相子秦策將甘茂之吏道亢聞之道作

非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

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

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有也字乃逐之逐行也一曰犀

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讀業已為梁秦王欲得之與

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舊刊作衍其不敢離主之國居期

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

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亮於王之所常隱語者讀言王平

鑿亮道也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三 十

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及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擣里疾已道，宥聽之矣。即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即中盡知之。於是日也，恐月境內盡知之。王召擣里疾曰：是何匆匆也？擾亂之見荀子注，匆匆，喧嘩之也。與訕通。莊子注：喧，也。又見漢書贊。

何道出？擣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讀言汝之以為犀首者，以何故也。擣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狐是言自嫁於衆。嫁於衆，言欲以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增：策注引云：秦王欲將犀首，擣里疾恐代之將也。鑿於於王之所隱語者，王果與犀首計之，境內盡知之。蓋擣里疾道，宥聽之矣。

堂谿公。增：希姓錄，堂谿氏，太伯之後。堂谿，谷名，在汝南西平。圓謂此氏有二，吳夫禦王奔楚，楚封之於堂谿。見左

傳：堂谿公薦公儀伯於周，宣王見列子。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增三都賦序：玉卮無當，雖寶非用。注：卮，紙移切。一名觶，酒器也。當，去声。底也。楊升庵外集：韓子玉卮無當，廣韻：當，底也。徐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旧刊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旧刊：盛則人乎字。孰注漿哉？今為人主，旧刊：人主間有之字。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源言也。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文選注：引谿作溪。見昭侯曰：昭上有，昭字。曰：今有白玉之卮，而文選注：無而字，下句同。無當，有瓦卮而有

當君渴將何以飲文選注君寧何取君曰以文選注取尾卮堂谿公曰

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

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

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

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增申子合別提不可從

傳三凡七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增

據與滿寵書注甚美作甚苦誤縣幟甚高著縣懸同楊升庵外集韓子縣幟

韻帘字注當云酒家懸幟豈不雅乎乃然文選注不售酒酸

怪其故問其所知選注有長者楊倩八字倩曰選注無汝狗

猛耶選注無曰狗猛則酒選注行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

信士之美稱

陳本評林並作迎

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選注無狗逐選注逐而齟之

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選注無夫國亦有狗選注作有道之

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選注明作輔韓大臣為猛狗

迎而齟之舊刊而此人主所以蔽脇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

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

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

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

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

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

富當作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說苑據下有復字有

齊

恐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己者必利而不為己者必害。事見上文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斲，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問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斲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謂？曰：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脫樹字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上文隨作地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

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增又見晏子問上韓詩外傳卷七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

家語初魯之敗羊有沉猶氏者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讀言懼莫止之也事見呂子行論楊慎曰此戰國之言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四敗其所察，舜則難

四凶誅之然云等者記之以意

茅門
茅門也取古
茅屋之義

也。

荊莊王有茅門之法下文茅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

踐露者廷理斬其軻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露廷理

斬其軻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通泣曰必必字無無字為我誅

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徒令尊敬

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

是臣乘君乘陵而下尚校也讀尚上同下與上相校也增管

春云爭而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犯上也威失位危社

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二日

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日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

於荊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荊門廷理曰車不

得至荊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不可待雨遂

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

潦驅車至荊門廷理曰非法也舉笏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

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旧刊有矜矣二

之按言儲主宜屬後事不咎其非法人之常情也然今為是

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說

至公作不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

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

趣用賢自
先以學子
事完轉言
及君之元
右

言與智者
謀之而與
愚者斷之

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究也究輕也汜論然疑家巫有蔡姬

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增衍疑

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

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究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

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

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

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繩亦法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

之外與法之內讐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

欲與子皆行皆借通孟子子及薄疑曰媼也在中家請歸與

媼高紀注韋昭云媼婦人長計之衛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

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以已媼許

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奚與猶媼曰

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

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旧刊無更字決之於卜者蔡姬今衛

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

長為臣矣一作也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誦盡也史平其邑

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

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為謂通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

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

至維禎曰
言欲得民
之法必在
法必行

經之而不可更也。讀言組之濶狹在經之多少也更改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

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

致功。與猶為也必先踐之妻妾也。踐行也然後行之子毋幾。幾期通必也原注望

也。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

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

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

令之如是而今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也。言料也若一也加務善

之吳起曰非語也。讀言非吾所命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

起家無虛言。必罰為聲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讀遍噉於堂上客也卮酒豆肉

不曉之說
言有肉必
分主卒不
久在俎上
而乾酪也

集於宮。讀噉於官中妻妾者僅卮酒豆肉也壺酒不清。言不久停也生肉不布。言不開析

也。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也。女功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

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

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讀有喪資者不貧之

家其資足以舉喪者按喪失也資貨也謂逢盜者寡人親使即中視事有罪者赦之

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

慎產也。讀慎順通言不違生產之道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

產。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

乎。狐子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曰信

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

產脫也

前參為可
謂護喪

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為期重用期字左傳僖廿

三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

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恐首以狗

百姓以明法之信也按與左傳不同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

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况於我則何有矣何有言文

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僖廿五年晉侯圍克之

伐衛東其畝謂使衛不敢逆命也左傳使齊之封內盡東其

取五鹿地衛增僖廿五年晉侯次于陽樊服勝號無伐曹

南圍鄭反之陣增城上女垣呂氏反鄭之陣注罷宋圍還與

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為踐土作旧刊之盟遂城衡雍之義

讀遂城衡雍之義逞城衡雍之威增城當作成左傳甲午至
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呂子尊天子於衡雍注晉侯率諸侯朝
天子于衡雍衡雍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
踐土今之河陽

子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讀言其痛深刺

不可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增針砥深刺然後

耐也以砥石作砥故云耶扁鵲傳厲鍼砥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

不知有苦則安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欲治其國非如是忍誅信幸者

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

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讀言愛如金石也

堅白之辨恐亦若是耳增重人於君親密閉固不可離間猶

堅白之論不可分解也公孫龍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

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見石但見白不見其堅則謂之堅石
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觀此言則如何可分堅與白為二
故取喻耳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以解左
髀說右髀者增解如支解之解標是非趙注無之字人主之於重人猶左右髀也今說右髀曰必解左髀去患右髀必不聽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舊刊有右傳二字

韓子解詁卷之十三終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十四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右下舊刊有第三十五字

織珠碎錦層見雜出不置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舊注今臣操故曰共也何以明之據迂評明之

以造父於期原注及出彘翅飲遂不能制細至子罕為出彘

原注軍行罰一國畏之類田恒為圃池原注擅行賞人

德之此也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斂

之共琴也原注王造謂有能御車使共操轡則曲不成君臣

共賞字以罰亦由是也

三治彊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原注法曲則亂讀君明於此

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原注功則爵生誅罰生於罪

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原注但當自求理以

而不發五苑原注應侯欲發蔬果

而禱者責之以二甲原注昭王以為無

功受賞因田館知臣情原注但當立功蓋因

而公儀辭魚原注則失矣故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原注外事

也孤憤當塗之人担事要則內外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

為之故蘇代非齊王原注以令燕王專任子

而居者不適不顯原注言處士不志謂貴人則不

故潘壽言禹情原注欲媚子之

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

而况借於權乎原注方吾知人皆如已不典與同服者共

兵章知之故說以佯而况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

明主之道原注王圃中虎目當懸於

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原注衛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四

猶所掩蔽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增山云當而

有獨善之民原曰注吏雖亂賢人不改不聞有亂民而有獨

治之吏原曰注子率以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原曰注吏治則

曰吏者民之本綱者也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原曰注

則萬木動葉及枝當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增繆

有紀有綱引其紀萬目皆張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

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原曰注

契亦然增救火者至役萬夫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牽

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推

鍛平夷榜繁矯直增榜繁蓋排繫也管子彼十鈞之弓不得

正注輔正弓弩之器魏都賦弓珧以繫注弓押也說山訓撒

不正而可以正弓注弓之掩牀也音敬修務訓注矯弓之材

也言推鍛之夷不平榜繁之正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

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橘良香云敗當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傳之作子古踞轅而歌

以上高粱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注主欲稅吏問

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薄疑之言國中飽讀中去声增稅字

私利而正矣未得其解中如字上空府庫簡主喜而府庫虛

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原曰

巡人當作見有餓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不然則一云

國有腐財則人饑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則當

文作敗上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原曰注

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傳原注一事而造父古今人表衛父子師御四馬馳驟周

旋而恣欲於馬原注意所欲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

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

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

子於期增於期於孟舍也揚升庵外集韓子曰王

晉語韋注郵無正孰是然韓非子去王良時近或得真圓曰

注參驗左氏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正總一人也

恤字彙博字注古有博勞善相馬覽真訓注王良晉大夫孫無正郵良也

有王良星合而考之郵劉孫王皆姓也明無恤無正皆名也博勞伯樂子良子期皆字也一人而多姓名字未見其比并記于此再案喻老作王子期七發及楮白馬賦注引此並無於字据此今本或衍於字鳳卿按呂子分職夫馬者伯樂相之子造父御之高注伯樂善相馬秦繆公臣也造父嬴姓飛廉之善御周穆王臣也古今人表並舉郵亡郵王良為二人孰是為駙駕說文駙駙也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

附輿注音霸謂轡也聖主得賢臣頌王良執韉韓哀而叱咤之

叱咤謂出項羽紀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

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楸下當

言操於下也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

近評

迂評作
始發而
天其字

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山云恐以
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旧刊無
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為齊王駢駕渴馬服成原旧注
渴百日服習効駕圃中効駕者謂服馬既渴馬見圃池去車
之故成也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
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
敗緒白馬賦簡主作簡子下有御字駕敗
作敗駕七發注表作發山云表猶外也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淮南子民之所喜也君自行
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當句宋君曰諾於是出
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

由猶通
用

馬不悉渴
本逐飲池

羊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原旧注
服國是出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
疑用威懼焉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
為圃池也原旧注以仁濟一曰造父為齊王駢駕以渴服馬
百日而服成服成請効駕齊王王曰効駕於圃中造父驅車
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
見池驛而走字書驛音翰馬突也漢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
之法禁其衆久矣猶造父以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
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

中繩馳驅
中法度也

手吻文文當作之。下恐脫和字。今按蓋駿馬名。王術訓。聖王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乎。唇吻之和。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跡言踏也。舊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卻。筴不能進前也。進字無。馬驛而志。轡不能止也。舊刊止。一作正。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彘而田成恒舊刊為圃池。一作常。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矣

傳二原注。凡四事。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里。每里也。家。每家也。

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原旧注。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者。旧刊無者字。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循。徇同。者。則字看。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李士表曰。買牛為王禱。昭王何以得此。於民訾之。而人罰二甲。其術較太史公

比罰之部

評林改法度
而心循夫良
之私愛

曰。韓子引繩墨。明是之非。極于少恩。正此類。一曰。秦昭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

殺牛塞禱。塞。當作賽。報祭曰賽。正字通。或曰。韓愈賽神詩。一作賽。不知漢書本作賽。俗本因声近。謗作塞。從賽為正。韻會通。作塞。泥本作賽。篆作賽。即中閭遏公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四

六

行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焦竑曰臘日祭社以糝自殺

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

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說字句一日當拜賀曰過堯舜矣焦竑

言其得民心過於堯舜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

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

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

山云訾罰之誤屯當作出齊語輕過而移諸甲兵注言輕其

過使以甲兵贖罪汜論訓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

重罪者出二甲一戟焦竑曰一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

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

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

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

管子齊公踐位令釁社塞禱又云舉

塞之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

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

言為吾愛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焦竑曰言非以吾之有恩

民非然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鳳卿曰收猶吾適不愛而民因

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讀言遂斷絕吾與民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

原旧注謂草木著地而生也

載也頰注有根著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

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

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

迂評作使民

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王荆石曰此秦國之敗也一曰今發五苑之蔬蔬棗粟足以活民是用民使民也也山云用當有明復言也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

田籟教其子田章齊人見曰欲利而身通先利而君欲富

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籟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

力讀難一臣盡效力以與君市君重爵祿以與臣市史聯岳曰以賣為上下之交必不幾矣故自恃無恃

人不自盡於己迂評陳明卿而不恃於人並作公儀休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經文作公儀下文亦云公儀子則此宜作公儀子公儀氏也列子有公儀伯道

應訓循史傳皆云名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休高注故魯博士也

評林作公孫儀子

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

夫既舊刊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

法則免於相免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

給魚舊刊行自給二字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道應訓

不能自給與母受與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我長自給

魚莊仲虛曰二復期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

已者不如已之自為也

傳三原注凡六事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策有燕王

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羈矣燕王曰何也對曰

昔桓公之羈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四 八

言使國人皆歸向管仲評林舉一國政事仲悉屬於管仲

其七何也

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山云：桓公事。又見難一。燕萊呂氏春秋荀子為桓公事。莊子家語。孔子世家。為一曰：蘇代為秦使燕。舊刊接上文非。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讀貢秦。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

評林云：潘壽賢而隱於鹿毛之地

問何朝臣

張朝而聽子之。張設也。

潘壽。燕萊作鹿毛壽。燕世家同。徐注一作謂燕王曰：王不如

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

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

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

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柳萊合之子之大重。增趙大，作太

面行。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

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增不解，益為人名。故問何所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

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啓之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

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

廷者王不幸乘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

葉石下有吏字注大事記以石計祿始見于此己上皆効之子之子之大重魏葉犀首謂張

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行因令王致萬家之邑於先生戰國詭譎之說不特潘壽也

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

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

士徒隱者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讀謂予奪之柄也增文賦注褫

猶去也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讀不假一佯愛

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日燕王欲傳國於子

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

吏葉注以啓臣為益吏也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

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

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

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

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葉有吏字以上皆効葉注有子

字之子之遂重迂評墨子之字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

家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原其作共今從旧刊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讀佯猶言纒也一日不可復憎

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

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况於以誠借人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四 十

一日恐而字訛或云句絕屬上

也讀
為耶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兔今本作菟非與虎而較增并子章日以菟示之而止不

也觀之盼然環其眼增盼匹見反集韻或作盼又匹限反動也與

目可惡過此增平陽君趙豹為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

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

不誅也誅殺左右之進言者王不能誅其賊也評林作不豫

衛君山云衛世家立戴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号對曰諸侯

辟疆賈誼新書審微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号

開辟疆土者天子之号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冉之仲尼聞之曰

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原注名辟疆未必能辟疆言辟禦疆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一說讀曰關疆讀曰疆關強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疆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号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漢書也教辟疆注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論焉衛世

傳四原注凡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原注英曰攝引持也則勞而不徧左

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原注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

而下并子章云此二句此段上下不連善張網者引其綱若

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

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

淵謂君位
魚鳥助民
人井注迂

趣使人見說林下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

小事造父當別提增造父蓋春秋末善御者韓子云造父為

言也秦人降妖虛飾假裝以為其祖先飛廉之子太史公列

楚文王時去周穆王遠矣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

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

因收器原注農器也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山云子之當作子

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字惠云拋經驚矣使造

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王遵岩

此二句更道真的確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

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舊刊

德恩也

猶不免亂舊注術則國有術以御之身雖處佚樂之地又

致帝王之功也黃道開曰明君任人則裕自

推銀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

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淖齒之用齊也權閔王之筋李兌

之用趙也餓殺主父舊刊別提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推銀

榜檠故身歿為戮而為天下笑已見茲邪一日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

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

則威勢輕而臣擅名

一曰舊刊接上文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

歲之計王不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增言王亦宜以數

日之間暇一為聽

其計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聞說者之言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押字文券斗石參升之計恐繁訛數名見說苑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句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君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掄也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乱乃始生見齊策

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身躬親三字非一意故劫於李兌旧刊此條接上文不別提

傳五原注凡五事茲鄭子引輦上高粱梁橋也而不能支茲鄭踞輶

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言前行者輟而不進後來者趨而赴輦之皆助茲鄭而推挽之樂歌故也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旧刊至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孫本此下之故有人字也陳深曰此喻貴術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御覽無者字按吏無私則中正之法立矣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茲吏富也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山云見昌

子審分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養斷養也自炊也桓公

稅者謂

字行

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說苑貴德作吾

傭而未返也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饑

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山云漏有

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

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廖文英曰有鹿門稷者行

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

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

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刊有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

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山云

作當曲禮婦人不出當御注御接見也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

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趙岐曰普使一國男女無有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原曰注言雕飾之增月令注馬

艾字誤按趙本挑作桃因考蒼龍挑文馬青質有赤文也爾雅注驛色如華而赤也又續博物志唐天寶中大宛進汗血

馬其六曰桃花叱撥何鉤節在前原曰注約鉤錯鍍在後

注鍍鍍也金飾之山云莊子前有極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毛詩鉤膺鞶革傳鉤膺鞶纓也疏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

也案趙鍍作鉤錯鍍錯當讀為策脩務訓今有良馬不待冊

許慎注馬策端有利馬欲進則鉤節禁之欲退則錯鍍貫之

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古恐當作世之治人亦

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

立而不知所由原曰注言賞則有毀罰此亦聖人之所為泣

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

續日本紀謂
織浮線綾者
曰挑文師可
併考
御覽作桃

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

原旧注馬有翟之文增乘車乘也毛詩翟

第以朝傳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也此言前則有錯飾翟飾之車駕蒼龍也前有錯飾山云宜作鉤飾

後則利鋟筴

旧刊作有利進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

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列其脚造父見之

世楷本無之字

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

所以退之也利鋟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

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

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韓子解詁卷之十四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306